

## 情暖岁月

薛丽娟

清晨，尚在睡眠惺忪之际，婆婆推门而入，手中拿着两盒染发膏，轻声问道：“你帮我看看这颜色对不对？是不是直接抹上就行？”我强忍着困意，撑开沉重的眼皮，瞟了一眼说明书上密密麻麻的小字，心不在焉地应了句：“嗯，应该可以。”

用过早餐后，路过卫生间，不经意间一瞥，婆婆站在镜子前，佝偻着身子，正在摆弄一瓶染发膏，眼神专注，准备染发。卫生间的灯光不算明亮，却也映衬得她头顶那几缕银丝越加明显。

我心头一紧，赶忙快步走进去说：“妈，我来帮您染吧。”她笑着摆摆手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倔强：“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行，你去忙你的。”

我清楚，婆婆是不想麻烦我，可看着她略显笨拙却又认真的动作，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酸涩。婆婆一辈子忙碌，为家操劳，如今，连染个发都想着自己解决，不愿给儿女添一点负担。

我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婆婆，她的那头银发在灯光下愈发明显。尽管一瓶染发膏的价格并不贵，可婆婆还是用得很珍惜，那个染发膏盒子看起来已经有些陈旧，估计之前已经用过好几次了，今天她挤出来放到盒子里的染发膏也只有星星点点。她从盒子里掏出配套的塑料围兜、耳套之类的物件，或许是因为着急，有两样东西不小心掉了下来。

这一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一生要强的婆婆终究是越来越老了。而我作为儿媳，给予她的，除了日复一日的麻烦外，就只有寥寥几句浮于表面的关心话，很少有实实在在的分担，而一些细微之处更是难照顾到。

于是，我走上前，轻轻拿过婆婆手中的染发刷，笑着说：“让我来吧。以后想染就直接找我，别不好意思开口。”婆婆看着我，脸上露出一丝局促，微微点了点头。怕我一会儿手上染色，她一只手拿起小板凳，另一只手给我递手套，然后往外走，坐到了窗前那片明亮的地方。

我小心翼翼地给她戴好耳套，手端着染发膏，站在她身后，开始一点点地将染发膏涂抹在婆婆的头发上。思绪也在这一梳一抹间飘远，我不禁自问，有多久没有帮她染发了呢？上次好像是一年前，又似乎是两年了，时间在忙碌中悄然流逝，模糊了记忆。如今，当我再次拨弄起她的头



## 为婆婆染发

发，才发觉那白发几乎占据了全部，不再是之前的丝丝缕缕。这意味着她需要染发的频率肯定很高，也许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她已经自己偷偷染过多次了吧。

问起之前在理发店办理的染发卡，她微微叹了口气说：“早就用完了，最近我又续了钱，不过感觉还是有点贵。”接着，她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跟我聊起小区、老家的哪些阿姨也快七十了，可白发却很少，还一脸疑惑地问我是不是跟基因有关。之后，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我的公公身上。公公在世时，也是勤劳吃苦了半辈子，上了年纪白发却很少。如今，五年过去，我们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公公的早逝，曾经的悲痛与遗憾在岁月的沉淀下，也终于释怀，可以一同回忆往昔的点点滴滴。

此刻，我们之间流淌的是染发膏的香味，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浓浓亲情。回想起这两年，不知为何忙碌奔波，加之手机不知不觉侵入生活，我们之间除了日常简单的交流对话，似乎很久没有这样好好地聊过天了。

看着原本刺眼的银丝逐渐被深色的染发膏所覆盖，手中的梳子仔细地梳理着婆婆的一缕缕头发，我的心也

像是在梳理着我们这些年来的婆媳关系。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生活中的一幕幕：进门随手乱扔的那些衣服，总是她默默地整理洗净；餐桌上那一道道饭菜，是她在菜市场一毛一毛地算计着买回来，烹制而成……日常柴米油盐，难免磕绊，更何况婆媳之间，但幸运的是，婆婆给了我很多的包容和理解，同样，我也换位思考，努力适应她的观念和习惯。

染发其实并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婆婆还一直念叨着只染两鬓和头顶就行，不用太费工夫。何况我也并非专业人士，染出来的效果只勉强能够遮掩住白发而已。但看到婆婆的嘴角还是抑制不住地微微上扬，眼中虽有对新发色的期待和满意，可我知道，那目光中更多的是对儿媳和儿孙的爱与包容。我的心也被填得满满的，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与满足。

在这个平凡的早晨，一次简单的染发经历，让我与婆婆的心更加贴近，也让我真正懂得互相陪伴的力量。老人渴望的无非就是耐心的倾听，知晓自己正在被关爱、被重视。这样的陪伴与爱，也是生活中最温暖、最珍贵的底色，无声无息，却又无处不在，支撑着我们走过漫长岁月。

## 家事传真

## 异样的父母情

赵远飞

这几天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：一女子被抱养37年后，亲生父母来相认，却被女子磕了三个头，表示还清了十月怀胎的生育之恩，还要求亲生父母余生不要再打扰她平静的生活。看完后，想到爱人也有类似经历，便和她聊起此事。爱人触景生情，含着眼泪向我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……

1975年5月23日，爱人仅出生8天，便因难以言说的无奈缘由，被亲生父母送给了临猗一户人家，从此过上了“寄人篱下”的生活。但幸运的是，养父母待她如亲生闺女，呵护备至。后来，养父母又先后生了两个儿子，令人感恩的是，儿子的降临并未使养父母厚此薄彼，反而对她更加亲厚，并时常教导两个儿子，称他们的福气皆是姐姐带来的，要好好待姐姐，极力避免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。那时日子虽苦，可她的内心始终充满阳光，快乐无忧，未曾有寄人篱下的感觉，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的童年。

时光如梭，十几年过去，爱人初中毕业。因为自身的想法，她打算放弃学业，将此念头告知养父母后，养父母第一次责骂了她，流着泪对她说：“你不读书，今后怎么办啊？”直至兄妹三人成家，养父母才对他们说，原来爱人不想读书时，养父母生气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怕她因是抱养的而受委屈。其实养父母心里始终笃定，哪怕儿子们不读书，大女都必须上学。爱人曾对我讲，她当时年幼，也有自己的考量。毕竟农村家庭供养三个孩子读书实属不易事，两个弟弟成绩优异，为了养父母不再辛苦，她只能辜负父母的好意和苦心。她毅然放弃学业，在一个单位做起临时工。有了收入，她很开心能为家里减轻负担。

刚步入社会的那两年，她收入微薄。养父母忧心她的生活工作环境和未来的路，不顾周围亲戚的劝阻，即使他们能力有限，仍多方打听其亲生父母，主动促成他们相认。可想而知，当年养父母的内心是何等痛苦和煎熬，才能将含辛茹苦养育了十几年的孩子送还亲生父母。这得多么爱，才能做出如此举动？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养父母联系到了她的亲生父母，其亲生父母能力出众、家境优渥、人脉广泛，毕竟是亲生女儿，也毫无推脱之意，主动相认并安排她继续学业。后来，她通过招工进入一家大型国企，从此人生翻开了新篇章。

可并非所有事都能如愿称心。在亲生父母家，她始终有种“寄人篱下”之感，没有亲人相认的温暖和喜悦，不知如何面对这种复杂的关系。她迷茫困惑，是养父母及时开导她，以平常心面对，不必顾忌太多，她才重新振作起来。

之后，她成为人妻、人母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。因自幼受到善良养父母影响，她养成了勤俭持家、勤劳朴实的性格，将小家庭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因孝敬公婆，还成为盐湖区十大孝顺媳妇之一。岁月催人老，现如今，她已年近五十，始终秉承养父母教导的平常心对待一切，心态良好，没有怨言，做好自己，走好自己的路。前几年，养母身患重病多次住院，吃不惯外面的饭菜，她便每日在家做好饭送到医院，在病床前悉心照顾，日复一日。但病魔无情，一年多后，养母还是离世了。安葬完养母，她在我面前不停地哭：“我没有妈了，没有妈了……”让我不禁潸然泪下，体会到她们母女情深。

她含泪断断续续讲完了故事，我也随之心酸起来，她呜咽着似乎还要说些什么，我怕她难受，就打断了她。作为她的丈夫，我庆幸此生能与她结为夫妻，相濡以沫，从她父母手中接过接力棒，呵护她、保护她，努力不让她受委屈，给她想要的生活。父母永远是儿女人生路上的垫脚石，当我们日渐长大，他们却日益衰老，也许正因如此，才有儿女成长的今天。父母总是牺牲自己，为我们搭起一座成功的桥。愿天下所有的父母、儿女都能够相互理解、包容、尊重、付出，用欣赏的心态经营好这份不可复制的情缘。

## 挚爱亲朋

阴保录

## 大姐

舍得松手。

大姐出嫁后，依旧时刻牵挂着我，盼我平安健康长大。有一年的端午，为祈愿吉祥，她给我做了一双老虎鞋。鞋子细针密缕，是大姐一针一线精心绣就。银须毛的虎头，扎着白唇髭，逼真的大眼睛，夸张霸道，真不知大姐费了多大功夫，每个针脚都是款款情深。后来我长大了，鞋子不能再穿了，仍舍不得扔掉，一直保存到1968年我结婚时还在。我让妻子看过，妻子直夸大姐手巧。

大姐和姐夫还先后参加了我大女儿和儿子的婚礼。看到我的儿女长大成婚，大姐瘦削的脸上满是欢喜与欣慰。

2002年3月6日，大姐突发脑溢

血昏迷，当时我在西晋村教学。闻讯后，我急忙赶到大姐家。大姐躺在床上，双眼紧闭，像睡着了一般，姐夫、外甥女等亲人守护在身旁。我抓住大姐的手，轻声呼唤，她毫无反应。因病不宜移动，外甥特地从闻喜县人民医院请来心脑血管医生在家中治疗，打针、挂吊瓶均不见效，七天后，大姐溘然长逝。

大姐走后，我渐渐明白，血缘关系不过是先天既定的存在，而真正的感情来源于生活的点滴琐事，更在于后天的长久积累。

此后多年，每去郭家庄镇路过铁道附近时，我都会停下脚步，面向大姐的坟茔，深深鞠上一躬，祈祷大姐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安康。